



一月在南方,遥望新年之雪

□庞 培

早晨来了
难道不值得喜悦吗
静谧的房子里有
一点点盐和一点点雪
鸟鸣声见证静谧
我把床单挂出去。新洗的晾晒
冬天立即把一种古老的家居
湿湿地展开
耀眼的寒流来袭
我的耳朵仿佛青草萌动
仿佛不远处农田里
一小块碎裂的残碑
鸟爬到了树梢屋脊
一缕烧柴火的烟
难道不值得聆听

□年微漾

下雪了,大地夜幕低垂
一滴火苗
在蜡烛低矮下去的身体上,摇摇欲坠

它饱满的光亮,就要惊动地面
形成一个国家
春天临近,草木萌芽,河山又将增厚数寸

而飞舞的雪花,就是万千子民
那些不属于我的事物
因为存在,总让我感到安定与自足

新年,率领一群柏树上燕山

□安 琪

它们看见了
郊外的风景。我们在金龙大客车的座位里
自我介绍着我们共有一个名字叫诗人
我们和它们,被新年的燕山召唤着
为泥土鲜嫩的气息所引诱
我们来了

把柏树植下去用铁锹
用尖嘴锄,用夹带汗水和笑声的手臂

用正当其时的青春,和返回去的年华
我们把柏树植进大坑小坑中——
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士兵挺直腰杆生命来了!

新年,燕山
柏树们和绿意融为一体
亲爱的柏树,好好呼吸四野的山气,春天一到
我们会来与你相会
带着另一群柏树

都是你无法承受的惊悚
一如你走时房间的模样

关于一片树林的打开方式
犹如萝卜咬到根方识淡中味
要说如意,还是那枝头泛黄的枇杷
——马平桥的蜻蜓刚刚来过

而我躲在一匹芭蕉叶的荫凉里
等风来。水仙和蝴蝶
掠夺了属于假山的清晨
芙蓉在秋水里仰望知了的高吟

喝下这沸腾的热汤,你就是
冬天里烧红的铁。无须从颓废的荷塘
抬起你并不高贵的头,朱砂的印章
早已为你收拾残局

等到新年的阳光都缩小在这纸片里
无论你从头往后翻还是往前找
受惊的树叶注定填满你结冰的眉头
——我想该来一场大扫除了

初春如鲤，破冰而来

□舒丹丹

一尾红色的锦鲤
在厚厚的冰层下游动
像略有杂质的海蓝宝水晶中
一小块移动的红玉髓,活泼,而意外
我尾随它很长时间
我在冰上,它在冰下
时而悠游,时而迅捷
仿佛一种默契,谁也不担心
冰层会突然开裂,或融化
我弯腰俯视,有时赶不上它的速度
但它总在我以为就要消失的地方
又闪现出来,像是引领
又像调皮的等待——是这个晚冬我第一次看见,深冰之下
仍有暖流,仍有灵动的生命
我觉察到一种快乐,真切又坦然
像鱼儿的,又像是我自己的——
我们都试图唤醒什么,追寻什么
或者,并不知道想要唤醒
想要追寻的,到底是什么

茶杯交换的黎明
细雨唤醒的睡眠
打着寒战的夜晚
最亮的不是零点的钟声
而是你放飞的那盏孔明灯
在石蜡的伤痛中变得轻盈

你们洗过的每一张脸
打着寒战,触摸遥远的星辰
注定是竹石林里沉默的碳酸盐石
成为好雨时节风的江口沉银
放下鞭炮和棉衣的新年
就像一匹撒蹄狂奔的小马驹

打着寒战,穿越丛林签发的通行证
在昌蒲里眺望夜晚尚有余温的灰烬
冒犯你曾经命名的纳尔所多河
不让岁月抽走直抵心脏的杀猪刀

有些冷的风
被冬天塞到我们脖颈,有些冷的脖颈
裹在红纱巾绿纱巾的体温里
北京燕山,尖嘴锄来了,铁锹来了
柏树们被我们率领着
来了

它们在
农用拖拉机敞开的车斗里欢呼着

新年问候(外二首)

□赵晓梦

隔离你与世界的除了沙马拉达车站
还有六个在寒风中提灯坚守的男人

愿我保留这些年代久远的泪水
在这风吹皱的土地上赞许翻过去的一页
带着墨渍未干的手,触摸每一张洗过的脸
将藏在白杨树枝头的心事暴露在人目眩的
蓝色天空下。让朝向大地的时间
篡改芭蕉树和白玉兰的花期

朝 晖

确认山川和河流都已醒来
村庄的炊烟燃烧了夜
田野里的大白菜头顶霜雪
仰望绿皮火车扬起尘埃

树木的阴影还在执著修建

大地腹部升起的黎明
一根电杆标注了新年的方向
萧瑟的山坡上传来密集的发芽声

必须打开强光的搜索引擎
确认每一片泥土的面色都被加热
确认开化的池塘能接住麻雀的翅膀
眼睛容得下赤裸的攀西高原

倒下去的草重新被风扶起
最后这是结着窗花的玻璃
行李架上飘来的青春圆舞曲
掠夺了属于旅客朋友的清晨

台 历

不要触碰那些并不简单的数字
从头往后翻,还是从后往前看

海岛之上

□盛文强

要慢一些,我走出几步再抬头,它已经落到后面去了。站在原地仰头等着,海鸥才缓缓滑过来,剑刃似的翅膀横在半空,两肋的黑翎闪着寒光,它投下的阴影在我脸上闪了一下,紧接着划遍了南街密集的屋顶,一路朝海边滑去了。海岛沿着南街两翼铺开,随着起伏的丘陵地势,屋顶也是时有起落,我的目光也一路追随着房顶。白亮的小径直上直下,通向高处的屋顶,低洼处的屋顶往往连成一片,恰似斜方纹的坐垫。海岛的外围就是海,那时的海看上去有古旧的蓝色,总要比天空的颜色还要深一些,南街的房子也都笼罩着低沉的蓝光,几个行人走过,脸上也是透明的蓝色,漾着水的波纹,正如耸动的水面,他们走路的姿势也如水一般轻柔,脚踩在地上悄无声息,他们都是水的化身,这在别处是难以看到的。

南街街尾的房子里面有我的家,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外围是砖墙垒出的大院。木门的接缝处绽开了竖纹,透出丝丝光亮。门鼻上挂着黄铜锁,我转到东墙角,在槐树根下看到了那个倒扣着的扇贝,钥匙平躺在里面。家家户户门前的树下都有这样的贝壳,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去动别人家的贝壳,这在海岛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我拾起钥匙,上面还带着泥土的湿气。钥匙刚入锁孔,锁鼻就自动弹开了,发出嗡嗡的金属回音。推开房门

来到院子里,檐下的干鱼在风中朝一个方向歪,院子里只剩下它们,每当看到干鱼飞在檐下时,我就知道秋天已经很深了,干冷的风给了干鱼粗粝的外表,一冬的晚饭里,干鱼都会摆放在我们的饭桌上。我们品尝到的是秋天的凝重,这和冬季的寒冷气息是相宜的。这时我眼前忽然出现了跳动的炉火,炉火上鼓着气泡的干鱼吱吱冒着油,气泡一个个爆裂,鱼香从中散出,焦黄的鱼肉在灯下闪着油花。窗外是漆黑的宅院,方形的围墙在海岛中陷落着,宛如塌陷的深坑。这样的夜晚是安静的,我走出房门,来到院里仰望天空,深不见底的黑夜里群星暗淡,这时,巨蟹座在东墙升起来,四颗明亮而又硕大的星照在天井里,地面上光华夺目,房子围着星星运转,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海岛是走不出去的,长途跋涉仍然是徒劳无功,因为能看到的空地都被房屋填满了,海被逼退到视线之外,遥不可及。不过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在走,即便在遥远的城市的夜晚,我也常常梦见望不到尽头的大海,火红的屋顶和一团团碧绿的渔网,刚刚走出一个村庄,眼前就会出现新的村庄,身后的空地也会立刻被村庄填满,那些房屋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墙壁上带着泥土的颜色与芬芳,贝壳的碎片掺杂在其中,这些贝壳来自不同的年代,来自各家各户的饭桌,其中有一些自然也经过我手指的抚摸,最后在我的指尖滑落,最终流落在岸上,变成了建筑材料。

就这样,我在海岛里迷失了方向。海岛背后就是大海,我以海为参照,朝村外走去,每当要靠近残破的海岸时,总会有村庄拔地而起,横在我和海之间,高大的门楼遮天蔽日,檐角的阴影落在我脸上,尖利的斜角冰凉,这一切和我之前见到的村庄竟是如此相像,也不知这是新建起来的村子,还是原先的村庄悄悄跑过来。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我在海岛迷了路。



齐白石作品

原上草

臧克家

第326期